

企业家能否也为环保事业做些工作，这在中国是一个较新的课题，西方国家如英国等已相继出现了社会企业家，他们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，他们的企业也兼有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的性质。中国的某些企业家对此也已经开始有了觉醒、认识和行动。本期“公众参与”让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一课题。



刘晓光： 以商业的模式 参与环保

◎ 文/本刊记者 邵洁

虽是寒风凛冽的冬天，面对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刘晓光，我们的内心却充满绿洲给予的温暖。

2003年10月，刘晓光与300多名企业家奔赴阿拉善，参加在这里举行的“中国企业家论坛”。他们坐着陈旧的吉普车，一路在沙漠上颠簸。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沙漠，使刘晓光的内心无法平静。这里每年要刮20多次沙尘暴，还波及北京甚至南韩、日本等地，刘晓光跪在了沙滩上忏悔……一个大胆的想法也从脑海涌出：“我们商人能不能用商业的方式，把资金、人员组织起来，进而治理沙漠？”

2004年6月5日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宣告成立。

保护环境：企业家们的集体觉醒

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背景。

刘晓光（以下简称刘）：2003年12月，我们开始策划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相关事宜。2004年1月，我们召集北京和外地的一些企业家在北京开会，并决定筹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。理由很简单：沙漠对人类的危害太大，加之企业家应该同时肩负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。毕竟我们这一代企业家都有一定的能量和能力，应该动员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来参与环境保护。我提出“新人类、新理想、新价值”的口号，呼吁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人们，共同来保护地球家园！当时，我们仅仅考虑如何解决好阿拉善的沙漠对北京的影响，但目前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。

用商业的组织形式来成立协会保护环境，在中国尚属第一。这同时是一个阶层的觉醒和责任意识的萌生，它颠覆了人们对企业家的看法：企业家不但要赢利、交税、安排就业，还应该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。最初由80家两岸企业积极参与，直到目前，会员企业已发展为99家，其中理事会员82家，联系

会员17家。

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大陆首家由企业家群体发起的环保组织。协会设有执行理事会，6个专门委员会，负责协会的资源整合与决策管理。协会民营企业与股份合作制企业占80%左右。发起人中还有21家台湾企业，这意味着海峡两岸企业家首次联手从事环境保护工作。

记：您当时如何说服其他企业家来参与环境的保护工作？

刘：首先，我找到与我共事且有环境保护意识的人。其次，我找到商界自己的其他朋友。有的人是给面子，有的人则自愿参加。因为当他们中许多人亲历阿拉善之后，心灵都受到震撼，认为应该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。

记：在这之前，贵公司有没有关注过环保事业？

刘：我们过去对环境的关注也很多。长江发大水，我们就捐了几百万。北京的蓝天环保工程，也有我们的捐赠。我认为，每个北京市民，在奥运会举办之前都应该为环保做点事情，共创一片蓝天！

记：除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事情之外，首创集团在环保方面还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？

刘：我们受到沃尔玛公司的启发后，正在建立本集团的环保体系和环保标准。另外，我们在承建地铁和高速公路的环保工程，并做了一个污水处理厂。从地产方面，我们研究如何在地产中体现环保，比如隔噪音、高自然采光、垃圾腐蚀袋处理，并在设计中体现这些。

记：首创集团目前有没有专门做环保的分公司？

刘：没有。我们对环保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在社会上做一些环保的事情；二是在公司的大项目上体现环保；三是在企业内部运行中推行环保。但企业如何在内部运行中体现环保尚没有严格的标准，我们尝试着先做。一家企业，从它的产品、项目、工作的目标上如何体现环保，是很难的事情！

记：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如何运作资金？

刘：我们运用了国家开放银行的技术，每个人或每个企业拿出一些钱。我们的目标是：1亿来自于企业家，1亿来自于国际组织。

商人有商人的做法。每个企业或个人每年拿出10万元，连续10年就是100万元，整合起来就是1个亿。我们再向意大利政府要1亿（其他国际组织不在计算之列）。如果这两个目标实现，我们就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组织。2004年，我们协会进了820万元，2005年进了920万元。有的企业在中间坚持不住，有的企业又上来一点。我们做一个规定：如果你连续10年，或一次出100万元，就是永久的会员。

记：目前，国际组织跟你们接触的现状如何？

刘：意大利政府第一笔130万欧元已经进来，我们在阿拉善做的飞播种草和风能项目就是用了他们的钱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、意大利政府和阿拉善盟政府三方共同来运作诸多环保项目。

现在，我们陆续在跟其他国际组织联系，比如自然保护协会、绿色和平组织、国际基金保护组织等。目前，我们尚未建立基金，没有民间募集资金的渠道。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阿拉善自然保护基金，公众的钱就能进来，每个人拿出5000元或5元不等，都是对环保的支持。这样做不仅资金来源充足，意义也重大：能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支持。就个人而言，城市人口中有支付能力的人就有1亿多。

践行责任：探索企业家从事环保事业的成熟模式**记：您有没有预测过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社会价值？**

刘：我们可能给大家一个启示：运用经济的办法可以建立环保的NGO组织（非政府组织）。再者就是企业的权力和责任应该对等，一个企业既要付出其企业成本，也要付出其社会成本。

2005年10月，在香港召开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年会中，我做了一个发言。我说，中国企业家是可爱可敬的。我们开始成熟了，不仅对职工、股东、消费者、政府承担责任，也开始有意识地承担社会公益和环保的责任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在民主框架下开展工作，章程有序、决策透明。许多企业家在企业内部发号施令惯了，个性都十分强。但在协会里就必须学会用民主的心态处事。最初在选举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过程中，各不相让。起初我草拟了一份执行理事、监事的名单，结果被大家彻底推翻。

记：被推翻的理由是什么？

刘：大家一致要求公开推举！我想参加他们监事会的会，他们告之：“不行！你没有这个权力。”2004年6月5日，在阿拉善的月亮湖基地，四周是茫茫的沙漠，我们开会开到夜里1点多钟。

当时，我认为从事环保事业是件很艰难的事：沙尘暴难遏制、项目做起来费事、融资管理又不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感

觉到自己太渺小了！我们想用一切因素来消除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。当时，我们的工作人员长期在沙漠中待着，村与村之间相隔几十公里，大家跑起来很艰苦……参与协会的企业家多是中年人，完全靠愚公移山的精神，坚持下去以感动上天，旨在探索企业家从事环保事业的成熟模式。

记：你们在探索企业家从事环保事业的成熟模式过程中，有何感悟？

刘：虽然我们在中国走到了前面，但向国外民间环保组织学习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想通过一种模式，把中国企业家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，转换到公益事业上。企业家擅长为企业效益工作，能不能擅长为社会效益工作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。

企业家能不能积累资源，并能让资源有效运行以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，对企业家而言是一种挑战！但企业家有优势，他们深谙如何组织经济活动，企业家会普遍感到：这是一个对人生和社会都有意义的事情。张宝全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治理外部世界的沙漠化就是治理我们内心世界的沙漠化。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而言，光纳税不行，要做有公德的事情。企业家群体是社会和谐的因素之一，企业家如果没有奉献精神，这种和谐是建立不起来的。”

然而，中国企业在和谐成长道路中的责任问题，不是一句口号。利润后面要有贡献和责任的平衡；第二，中国需要各界的同时成长。没有一个成长的社会，就没有和谐发展和持续发展。成长中的中国，遇到的问题是成长的不平衡。企业的行为，可能是破坏社会，也可能是改善社会，如果都不愿意承担责任，这个社会和谐不了；另外，企业要肩负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平衡。

沃尔玛总裁李斯特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座谈时表示：他们要把更高的环保指标纳入企业内部管理之中，以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。

实施项目：构建人与环境的平衡发展**记：贵协会在项目运行过程中，有没有困难？**

刘：困难很多。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人才。我们的预算





有限，每年还有监事会、理事会两个审计。八个人花费上节省每1分钱。做环保的人才本来就少，只能拿一点钱，还要不断奋斗，实施项目，就不能有更多的奢求。第二个困难是没有更多的资金源，没有基金会，无法开放式地吸收社会资金。第三，国家没有相关的鼓励政策，以引导企业治理沙漠，比如出钱的企业应相应免税等。第四，时间成本问题。因为资金缺少，企业家们常常亲历亲为，为了项目飞来飞去。另外，项目的选择，一定要与当地的政府和牧民生活方式转移相结合。将当地人全部转移出来不现实，只能部分先转移，部分保留一定的农耕方式。同时要为转移出来的群众，创造适合他们开展生产和经营的条件。给他们盖上蔬菜大棚，不教会他们种植技术，群众一样待不住。

记：阿拉善盟的居民一共有多少？

刘：当地人口19万。真正的农牧民有4万多人，就是他们烧柴、放牧羊群吃草……他们的生存压力大，而资源越来越少，给环境带来极大的负担。

我们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要讲究方法。把一部分群众先转移出来，逐步改变他们依赖原有的生活方式，转而去学种植大棚蔬菜。而当地牧民的优秀文化习俗、生活习惯，仍要保护好。

记：对农牧民而言，是不是生活的问题更重要？

刘：更重要，光说解决生活问题也不行，比如说，他们以前收入1000元，现在收入1500元了，既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，又保证不破坏环境，特别难。我们做的飞播种草、梭梭林保护、风能发电等工程性的工作都不难。难点在于，牧民们转移到一个新的状态下，能不能保留原有的生活水准。我们有一个意愿：提高他们生活水准的同时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来。

我们主要针对乡村教师普及环境教育，如果教师的观念转变，就会影响学生。我们通过项目，给学校建了两个蔬菜温棚，学生种菜去卖，勤工俭学，以扶持当地的贫困学生。我们还跟新西兰的一家网络公司合作，派专职的英语教师，培育当地的教师和学生，教授他们技术知识，以脱离以前的农牧生活。

作为外来组织，我们做项目肯定做不过当地人，所以就刻意扶持当地的环保组织。

记：听说贵协会于2005年12月，拿出50万元奖励了全国29个治沙项目。你们奖励的标准是什么？

刘：宣传型、普及型的项目，城市里较多。而我们侧重奖励行动型、实践型，且在边远、环境比较艰苦地区的项目。网上报名的有133个项目，最后我们选出了29个来表彰。他们大多很穷。我们协会请中国社科院沙漠所帮助我们研究治沙方式，在意大利政府的资助下，由相关专家帮助我们制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三年发展战略。

我们过去做了一些事情，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记：做环保事业对企业的发展有没有帮助？

刘：有帮助，对企业形象有好处。

记：会不会影响其他正常的工作？比如牵扯精力等等。

刘：肯定会牵涉很多精力，但最大的挑战在于实施项目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。我去过两次阿拉善，而协会杨秘书长每年至少要去当地开七、八次会。

记：你们的人才从哪儿挖掘？

刘：有些我们是从国际环保组织找的，有些是志愿者。

记：目前国内有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渠道？

刘：很弱。很多大学有环境系，但人才出来之后，进入环保组织的机率比较低，通常都在企业里。其中大多坐而论道，真正到村里做环保项目的人甚少。

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做事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充满理想的青年人。

而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NGO组织比较发达的地区，都是洋人的钱来支持的。如果有能力的人不想在我们这儿干，立刻就能被别人高薪聘走。

记：你们的基金会想什么时候成立？

刘：目前我们正在筹划，打算2006年成立，叫阿拉善基金，它可以公开募集资金，以支持环保事业的飞速发展！

链接

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展开的环境保护项目

1. 草场和植物保护类项目

- ⇒ 左旗吉兰泰镇召苏陶勒盖嘎查社区发展与梭梭林保护项目
- ⇒ 左旗吉兰泰镇哈图呼都格嘎查社区发展与草场保护项目

2. 水资源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类项目

- ⇒ 腰坝镇生态农业村项目
- ⇒ 奎汉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发展项目

3. 环境教育类项目

- ⇒ 惠黎环境教育项目
- ⇒ 阿拉善乡村教师环境教育技能项目

4. 与国际组织合作项目

- ⇒ 福特基金会项目：“照片的故事”
- ⇒ 意大利政府资助飞播种草项目
- ⇒ 意大利能源零循环试验项目

5. 研究型项目

- ⇒ 民俗与生态——民勤流动人口分布调查
- ⇒ 阿拉善地区蒙古族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保护
- ⇒ 阿拉善腰坝绿洲地下水承载力及可持续利用研究

6. 志愿者平台项目